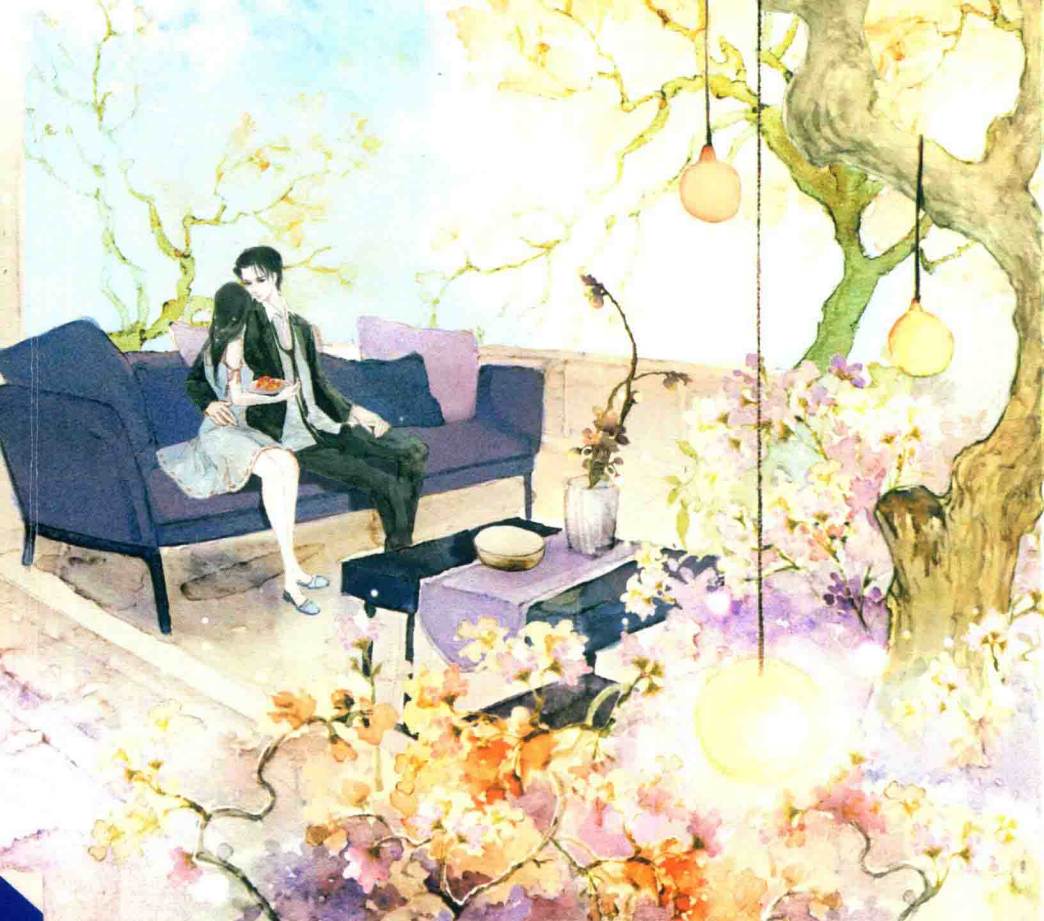




我的最爱， 始终是你

WO DE
ZUI AI
SHIZHONG
SHI NI

恩很宅
EN HEN ZHAI



下册



繁华一世，万千过往。
我的最爱，始终是你。

青岛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恩很宅
EN HEN ZHAI
下册 ▼



我的最爱， 始终是你

WO DE
ZUI AI
SHIZHONG
SHI NI

第九章 证据确凿

在接下来一周的忙碌以及铺天盖地的新闻报道中，文赞的婚礼如期而至。

婚礼当天，消息突然封锁得异常严密。

这是文家人一向的作风，做任何事情看上去绝不铺张浪费，即使之前已经让整个北夏国无人不知，在当天反而故意显得低调。

婚礼现场在文城博物馆，如宫廷一般的建筑，很适合用作婚礼殿堂。

来参加婚礼的人不多，对比上一次陆漫漫的盛大婚礼，两者简直天壤之别。

文家人宴请的，都是直属亲戚，或者所谓的世交，其他沾点关系或者不够分量的人，文家人是不屑邀请的，对外的官方说法却是，不想兴师动众，一切从简。

文家人从来不会从简，但显然，外界大多数人不知道。

四大家族，都在邀请之列。

陆漫漫坐着秦傲的车前往婚礼现场。她确实是盛装出席，穿了一套纯白色的低胸晚礼服，脸上精致的妆容不是特别艳丽，但仔细看会发现，让

人过目不忘。

陆漫漫看着车窗外文城华丽的街道，因为过年，到处张灯结彩，五彩斑斓。

文家人将文赞的婚礼选在今天，也是为了能够理所当然地布置整个文城，以庆祝文赞的婚礼吧。这样，就没有人觉得有何不妥。

陆漫漫冷笑，看着窗外的景色一幕幕闪过。

半个小时不到，车子到达目的地。

没有半点交通堵塞的情况。

明面上文家人以过年维护交通为借口，让全体交警上班，实际上，暗自调配了一大拨交警驻扎在来博物馆的各交通要道，以防因为文赞的婚礼而导致交通混乱，引来市民不好的想法。

陆漫漫在工作人员打开车门后，下了车。

她身上披了一件黑色大衣，耀眼的红色口红在黑色的衬托下，显得更加动人心弦，妩媚中带着霸气。

殿堂里璀璨夺目，到处星光灿烂。

陆漫漫刚走进去，就看到热情招呼着客人的文家人。

文赞一眼就看到了她，包括对她一向有些不屑的文赞父母。

陆漫漫没有矫情和任何尴尬地走上前，嘴角笑得尤其好看：“伯父、伯母，文赞，恭喜。”

文赞的父母晚了陆漫漫一眼，勉强扯出一抹笑，但显然是不怎么待见她的。

陆漫漫也习惯了文赞父母的待客之道。

文赞倒是比他父母热情些，但语气暗含讽刺：“你果然盛装出席了。”

他的视线从她化着精致妆容的脸上扫过，落在她纤细的脖子上。她的脖子异常白皙，皮肤看上去还很嫩滑。

他看着她脖子的某一个地方，即使用厚厚的粉底遮掩，仔细看依然可以看到那夸张的吻痕。瘀青已经开始散了，从青紫色变成了青黄色，看上去倒更加狰狞了些。

她眼眸微动，神色自然地回视着文贻。

文贻似乎笑了一下，视线又往下，落在她深V的胸前以及婀娜的身段上。

他从来不知道，陆漫漫的身体居然这么妖娆柔软，那天晚上他抱着甚至差点失控。

“是啊，参加文大少的婚礼，自然得精心打扮一番。”陆漫漫说得自然。

文贻冷笑着说道：“可惜主角不是你，怎么打扮也没人会将视线放在你身上。”

“娱乐自己而已。”陆漫漫一直保持着优雅的微笑，“何况文大少不是已经注意到了吗？”

“少往自己身上贴金了，也不看看自己现在什么地位。”文贻的母亲突然插嘴，语气很是不屑。

“伯母，我知道你一直耿耿于怀我和文贻的婚礼，但毕竟都是过去式了，伯母还这么计较，不免有失风范。”

“我计较，我感谢你都来不及，要不是你的白痴，文贻怎么可能遇到这么好的南之沁。”说得那个讽刺。

“既然感谢我，伯母更应该以礼相待，这般不待见，难道是口是心非？”陆漫漫眉头轻挑。

“陆漫漫！”文母作为文部长唯一的儿媳妇，一向优越惯了，哪里有人敢直接顶撞她，此刻被陆漫漫说得脸色急剧变化。

陆漫漫倒是笑得开怀：“伯母，今天文贻的婚礼，到处都是人，别让你这么多年的高贵优雅形象就这么功亏一篑了。”

说着，她礼貌地欠身离开。

文母气得跳脚，但因为今天的场合半点不好发泄，只得暗自生着闷气。

倒是文贻，一脸意味深长地看着那个妖娆的身影，心里的触动和变化只有他自己清楚。

陆漫漫其实并不如自己表现的那么自若。

周围的目光很多，大多数人对她的到来表示诧异，随后就是看笑话的心态居多。

陆漫漫手上端着一杯香槟，站在角落。

她今天不是来砸场子的，反而是为了迎合文赞，所以不得不忍受各种异样的目光，压抑地看着文赞的春风得意。

她眼眸微动，看到文赞的身影从自己眼前走过，想了想跟上，然后脚步停留在一道长长的玻璃走廊上。文赞突然消失在她面前。

陆漫漫咬牙，准备转身回到大厅。

一双有力的手臂突然从旁边猛地拉扯她，然后她就被拉进了玻璃走廊旁边的一个房间里。她听到了锁门的声音，然后看到文赞将她桎梏在门上，脸挨得很近。

陆漫漫在一阵心惊后，淡定下来。

“不是找我吗？怎么不说话？”文赞的眼神毫不掩饰地放在她起伏的胸口上。

“你这样，我没办法好好说话。”陆漫漫推了他一下。

她的手刚靠近他的胸膛，文赞就猛地将那只手握进了手心，一字一顿地说道：“陆漫漫，你不配碰我。”

陆漫漫讽刺一笑，看着文赞此刻恨不得将她吃干抹净的模样：“那你试试碰我。”

“又在给我下套？”文赞恨恨地看着她。

“文大少胆子可真不小，这种场合还敢拉着一个女人走进这种隐蔽的地方，果然让在下自叹不如！”房间中突然响起一个男人的声音。

文赞和陆漫漫都吓了一跳。

文赞甚至瞬间就将陆漫漫给放开了，转身看着那个一脸悠哉地坐在房间角落的椅子上、手上拿着一本所谓的名著在看的叶恒。

叶恒这厮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刚刚那一幕倒是被这货抓了个正着。

她就说，按理叶家的人应该也会参加文赞的婚礼，但婚礼都要开始了，也没见到叶恒的影子。

叶恒将手上的名著一扔，神情有些厌恶，嘴里低骂着：“什么狗屁东

西，看都看不懂！”

“……”陆漫漫目瞪口呆地看着叶恒，不过倒真的有些感谢这货的神出鬼没。

文赟冷冷地看了叶恒一眼，打开房门想要离开。

陆漫漫一把抓住文赟的手臂：“今晚见莫修远的事情……”

“放心，我不会食言！”

陆漫漫看着文赟的背影，好半晌，感觉到身后极其不友善的目光，她回头就见叶恒瞪着她，瞪得她头皮发麻。

“我先出去了，你继续看你的名著。”说着，陆漫漫转身也往外走。

“陆漫漫，你能不给阿修戴绿帽子吗？我怕我会忍不住杀了你。”叶恒有些阴冷的声音在陆漫漫耳边响起。

她脚步顿了一下。

叶恒继续说道：“虽然我觉得女人的贞操也就这样，但毕竟阿修和我不一样，要不然他也不会只上你一个女人了。你就不能检点一点吗？”

“我不会做对不起莫修远的事情，你不用多虑，文赟现在不敢碰我，他怕我使诈破坏他和南之沁的婚礼。”陆漫漫解释，“而我之所以这么对文赟只是想让他带我去见莫修远而已，没有其他意思。”

叶恒似信非信。

“我比你更在乎莫修远的感受！”陆漫漫丢下这句话后离开。

叶恒看着陆漫漫的背影，终究不想怀疑她。

陆漫漫走向大厅，找了一个比较不起眼的角落坐下欣赏这场婚礼。

全场灯光突然熄灭，室内黑暗一片。

博物馆内陡然打亮一盏灯光，南之沁唯美的身影在淡蓝色灯光下，泛着天使般的光环，美得让人窒息。

伴随着结婚进行曲的旋律，南之沁挽着她的父亲，一步一步走在长长的红毯上，鲜花飞落，惊呼声一片。

南之沁的父亲郑重地将南之沁的手交到了站在红毯尽头、穿着白色西装的文赟手里，拍了拍文赟的肩膀，然后离开。

整个华丽的殿堂里，文赟和南之沁成了唯一的主角。

神父一字一顿无比庄严地主持着婚礼。

两个新人在所有人的见证下，说着婚姻誓言，交换戒指，亲密拥吻。掌声不断。

在结束那一刻，新郎致辞。冠冕堂皇的话语说得深情绵绵，表达了对现场所有人的感谢，表示了对南之沁的喜爱，表明了自己对南之沁的忠心不贰。

新郎说完之后，新娘拿过话筒。

此刻的南之沁恬静贤淑，声音清脆地说道：“感谢各位来参加我和文赞的婚礼，我今天很感动，谢谢大家，也谢谢文赞给了我这么完美的一场婚礼，让我此生无憾。在此，我还要特别感谢一个人。”

她说，开始四处寻找，灯光师特别体贴，一盏亮光随着她的视线在大厅中扫来扫去。

“陆漫漫！”南之沁叫着她的名字，灯光猛地打在了她的脸上。

陆漫漫淡定一笑。

“谢谢你来参加我和文赞的婚礼，谢谢你冰释前嫌，能够让文赞放下过往，好好地爱我，谢谢你的大度和理解。”一番话说得生动、真诚。

其实大家都知道，她这是在故意打陆漫漫的脸。

陆漫漫现在婚姻如此不幸，南之沁却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如此感谢她，就是在给她难堪而已。

陆漫漫不笨，当然也知道。

但她只是让工作人员给了她一支话筒，毕竟这里很大，她总不能扯着嗓子说话：“幸福是你自己的，用不着感谢我，我和文赞也只是正常的情侣交往然后自然分手，你这般兴师动众地表示对我的感谢反而让我有些受宠若惊，弄得我和文赞曾经爱得山无陵天地合似的，其实没有你想的那么天荒地老，否则怎么可能说分开就分开。”

一番话，完美地回击了过去。意思是说，如果文赞真的那么长情，也不可能这么快爱上她。如果真的长情，那么现在还爱着她陆漫漫。

两个答案，都不会让南之沁好受。

南之沁脸色微变，但还算很会处理这种应急事件，笑着说：“陆漫

漫，我也真诚地祝福你的婚姻能够圆满幸福。”

反正就是拿她的婚姻做对比而已。

陆漫漫很是坦然：“我想你不祝福我也会很幸福，但还是谢谢。”

南之沁有些尴尬，被这么不给面子地反击，终究有些不是滋味。

但她始终微笑着，表现着自己的良好教养，然后说了些客套话。

婚礼仪式结束，工作人员开始上餐。

南之沁换了一套衣服，按照传统一一敬酒。

到陆漫漫这一桌的时候，南之沁主动和她碰了一下杯：“真的很高兴你能来，刚刚太激动了，当着所有人的面对你表示感谢，总觉得自己做得好像太不周全，你不会生气的是吗？”

“当然不会，我也是真心祝福你们。”说着，陆漫漫还看了文贇一眼。

文贇不动声色。

南之沁看着陆漫漫这般自若的模样，心里不爽，但碍于自己大婚，不便多说，又去敬下一桌客人。

婚宴持续了两个小时，然后宾客被带往其他地方进行娱乐。

晚上准时准点地开始婚礼晚宴。

晚宴还未结束，陆漫漫收到了文贇的短信。

她抬头，四处寻找着文贇的身影，发现人不在大厅。

刚刚分明还在招呼客人，此刻却只有南之沁在。

她披上黑色外套，拿着手机走出了大厅。

后门阴暗处停着一辆黑色轿车，车窗摇下，文贇坐在后座，脸色冷然：“上车。”

陆漫漫知道他是要带她去见莫修远，却没有上车，而是等着自己的车停在身边。

文贇冷眼看着她。

“月黑风高，最适合杀人灭口了。”陆漫漫微微一笑，然后坐进了自己的车内。

文贇冷冷地看了陆漫漫一眼，没多纠结，让司机开车。

他中途从自己的婚宴上离开，不能耽搁太多时间。

陆漫漫坐在自己的车上，突然有些紧张。

大半个月没有见到莫修远，她不知道他在里面怎么样。会不会，很糟糕？

她咬咬牙，尽量让自己保持冷静。

车子很快到了看守所。似乎之前就已做好准备工作，文贇带着陆漫漫丝毫没被阻拦，直接跟着一个狱警走了进去，然后停在一间房门前。

狱警开门时，陆漫漫紧张地看着那扇大门。

文贇转头看了她一眼，见她有些紧张的模样，突然伸手。

陆漫漫警惕地看着他。

文贇自若地将她脖子上的围巾取了下来，然后用餐巾纸擦掉她脖子上的粉底，露出了还残留的瘀青。

陆漫漫眼神一紧。

“这样进去，甚好。”文贇说得阴森冷血。

监狱的房门打开，眼前是一个很小的房间，四面都是墙，灯光倒是很亮，可就是连窗户也没有。

陆漫漫看到了坐在那里的莫修远，他似乎闭着眼睛在睡觉。

这样一个地方，应该是分不清白天黑夜的，更看不到今天文城的烟花璀璨。

她喉咙微动，拼命压抑着自己的情绪。

莫修远听到动静，睁开了眼睛，眼中没有颓败的神情，反而深邃而神采奕奕。

他也看到了陆漫漫，看到了陆漫漫旁边的文贇。

文贇之前来过，说过年这天陆漫漫会来见他。用身体换的。

他承认听到这句话时真的很想不顾一切地杀了文贇，但冷静下来之后，他平静了。

他相信陆漫漫，就是这么肯定她不会做对不起自己的事情。更何况这个时候的文贇根本不敢碰陆漫漫，他对陆漫漫有着极其强烈的警惕意识。

“莫修远。”陆漫漫走了进去。

莫修远从墙角站起来，身形依然高大，依然那么挺拔。

陆漫漫忍不住想要过去抱住他，手臂却突然被人用力拉住。

陆漫漫冷冷地看着身边的文贻。

文贻也跟着走进了牢房，看了莫修远一眼，转头对着陆漫漫道：“就这样的距离，行了！”

“文贻！”陆漫漫咬牙。

“我只答应让你见莫修远，从没答应过以什么形式见面。”文贻一字一顿强调，“就这样，你们有什么相思之苦就说吧，我在旁边听着。”意思就是不会给他们单独相处的空间了。

陆漫漫紧捏着拳头。

莫修远倒是很平静：“就这样看看你也好。”

“今天是什么日期了？”莫修远问。

“1月28日，农历已经过年了。”陆漫漫回答。

“现在几点了。”

陆漫漫看了看腕表：“晚上10:40。”

“没想到，在这里待了有十七天了。”

陆漫漫点头。

就这么被关押了十七天，除了第一天看到他之外，直到现在才看到。保持着一米的距离，看着彼此。

陆漫漫说：“莫修远，你有想我吗？”

“想，每分每秒都在想。”莫修远回道。

“我也是。”

“过年了，好好照顾自己。”

“嗯，我知道，你也是。”陆漫漫又说，“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，我会帮你找证据，带你出去。”

文贻突然笑了一下，分明是在讽刺。

陆漫漫进入这个房间后，就再也没将视线放在文贻身上过，完完全全看着莫修远。

莫修远也是，将视线都放在了她身上，自然也看到了她脖子上明显的

吻痕，视线一扫而过。

“漫漫。”莫修远突然叫她，声音很温柔、很好听。

陆漫漫却有些想哭，眼眶红了又红。

因为文赞在旁边，她根本没有办法问莫修远任何关于案子的事情，但她真的不能保证自己出去之后，还能够找到更多证据证明莫修远无罪。

她咬唇看着莫修远。

“如果我死了，你别难过。”莫修远一字一顿说得认真。

陆漫漫摇头。怎么可能不难过？

她没想到莫修远会对她说这样的话，她一直以为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莫修远都不会这么认命。

她咬着的唇瓣都已经发白，她不能接受这样的莫修远。

文赞冷眼看着他们。

他能感受到陆漫漫情绪波动得厉害，可他这一刻没有很大的报复快感，反而莫名有些不满。

他沉默地盯着他们，怕两个人耍什么花样。

“好。”陆漫漫终于回答，眼泪跟着掉了下来。

知道她没有能力帮他，莫修远是不是也放弃了？

“别哭。”莫修远笑了一下，“如果我死了，在我生日那天祭拜我一下就行了。只希望每个生日都能和你一起过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我的生日你知道吗？”莫修远问她。

“不知道。”因为他没有告诉过她，因为他说身份证上的不是他真实的生日。

“问问叶恒吧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不早了，回去吧。”莫修远突然说道。

陆漫漫不相信地看着他。

莫修远淡淡一笑：“我实在不想看到你和文赞站在一起，而我离你这么远。”

陆漫漫喉头微动。到这个时候，这个男人还在乎这些。

“回去吧，凡事别委屈了自己。”莫修远叮嘱道。

分明在说，让她别因为他而对文贇委曲求全。

陆漫漫站在那里，一动不动。

文贇有些讽刺地看了陆漫漫一眼，说道：“人家都叫你走了，你还死皮赖脸地在这个地方做什么？莫非真的很想让他看到我们纠缠不清的样子？”

“莫修远，我希望你可以活着。”陆漫漫对于文贇恶毒的话充耳不闻，只是坚定地对着莫修远一字一顿说道。

莫修远点头。

陆漫漫转身离开。

这次见面，不超过十分钟。十分钟的时间里，彼此都压抑着疯狂想念。

陆漫漫走出监狱。门外的天空，突然姹紫嫣红，美不胜收。

文贇站在陆漫漫身后，顺着她的视线看向天空中的景色：“可惜，莫修远什么都看不到。”

“你现在觉得很爽是吗？”陆漫漫没有回头，冷冷地问他。

“嗯，很爽。”文贇点头，“但是不够！没能够看到你们生离死别，总觉得差了点什么！我一直在想，要是莫修远真的死了，你会变成什么样子……为爱殉情吗？”

陆漫漫咬牙，直接上了秦傲的车子，她不想再和文贇多说一个字，不想再和这个恶毒的男人多待一秒。

文贇就这么看着陆漫漫扬长而去，手上还有陆漫漫刚刚用过的围巾没来得及还给她，她就走了。大概还给她也是会被嫌弃地丢掉。

文贇将围巾放在鼻间闻了一下，陆漫漫身上特有的幽香，让他有些……说不出来的悸动。

他心中一紧，猛地将围巾扔在地上，然后大步往自己的车子走去。

刚打开车门，他又转身将地上的围巾捡了起来，扔在了车内。

陆漫漫坐在车内，有些濒临崩溃。

在离开了莫修远的视线、离开了文赞的视线后，她整个人有些不受控制了，不停地颤抖。

没有得到任何信息，什么都没有得到。

莫修远还对她说什么……如果死了，让她别难过。

此刻天空中到处都是烟花绽放，她却突然觉得一个人太过寂寞。

她拿起手机，准备给叶恒打电话。

叶恒就中午出现了一会儿，婚宴之后，下午和晚上都不在，大概也是被逼着来走走过场的。这些年，叶恒他爸基本是不再露面了，表面上的生意往来都交给了叶恒，不过暗地里还是叶恒他爸在掌权。

陆漫漫颤抖着手指拨了几次才拨通，那边很快接起。

耳边很吵，大概是音响声音太大的原因。

“叶恒。”

“啊？”

“叶恒……”

“陆漫漫你说什么？”叶恒叫得很大声。

这边听得很清楚，那边他却像是听不到。

“叶恒你就不能将音响关了吗？”陆漫漫怒吼，声音变得有些尖锐。

叶恒那边似乎正好将音响关了，陆漫漫如此疯狂的喊叫声，直接把叶恒给吓蒙了。

不只是叶恒，前排开车的秦傲也僵了一下，似乎从来没有看到莫太太如此失控的一面。

陆漫漫没在意他们的情绪，对着叶恒确认：“你是不是说过，实在不行可以劫狱。”

“所以……”叶恒眼眸一眯，摆手让包房中的人全部出去。

就听到陆漫漫极力控制着颤抖的声音平稳地说：“我刚刚去见了莫修远，但是因为文赞一直在旁边，我们没办法好好说话，所以什么消息都没有问到，而且莫修远似乎也知道我们的进展并不顺利，所以有点放弃的迹象。”

“阿修不会放弃。”叶恒语气坚定。

“不管怎样，我们掌握的证据不能让莫修远顺利出来。”陆漫漫喉咙微动，“我现在唯一能够想到让莫修远还能活着走出那里的方法就是劫狱。”

“好。”叶恒没有半点犹豫，“我去安排。”

“叶恒，如果劫狱，那么我们就犯法了。”陆漫漫一字一顿地提醒。

“你怕了？”

“不是。”陆漫漫说，“为莫修远，我不后悔。”

“我也是。”

挂断电话后，陆漫漫就这么倒在后座上，脑袋里一片混乱。

她现在什么都想不了，就想这么冲动地去做一次，至于后果，她不去想。

车子回到莫修远的别墅。

其实按照北夏国的传统，应该回父母家跨年的，现在她却一个人回到了这里。她不想把自己现在的情绪传递给任何人。

走进大厅，她意外地发现这么晚了王忠还没有睡觉。

他似乎在客厅等她，看到陆漫漫回来，恭敬地叫了她一声。

陆漫漫摆了摆手，一句话都没有说就上楼了。

她不是不想给王忠好脸色，但是她现在一秒钟都笑不出来，脑海里都是莫修远说的那句：如果我死了，你不要难过……

她回到了属于莫修远的房间，房间里空荡荡的，她搂抱着自己的身体，和衣躺在床上，一动不动。

家里暖气很足，她却觉得很冷，非常寒冷！

好想有一个坚强而温暖的怀抱……

文贲离开监狱后，直接回到了婚礼现场。

南之沁和他的父母还在招呼客人，宾客走得也差不多了。

文贲走向他们，说道：“刚刚遇到几个老朋友，非要拉着我喝几杯，我去陪了一会儿，现在他们都走了。”简单地解释了两句。

南之沁没有多想。他父母自然更不会怀疑他。

一切结束，一家人回到了文家大院。

文赧带着南之沁正欲回婚房，家里用人恭敬地叫住了他。

文赧有些不耐烦，跟着用人走向一边：“这么晚了，找我有什么事情？”

“大少爷，刚刚我们在清理您这次的婚礼红包时，发现了一个特殊的红包，您看看。”说着，用人递给他一个红包。

文赧接了过来，上面写着陆漫漫三个字。

他打开一看，里面是一张黑得根本什么都看不出来的照片，文赧的脸色直接黑透。

所以，又被陆漫漫摆了一道？

当时知道被陆漫漫算计太过气愤，根本没有想过那张照片的清晰度问题！

他狠狠地撕碎照片，将碎片扔进了垃圾桶里，然后拿出手机编辑短信。

内容很简单：“陆漫漫，你真的惹毛我了！”

莫修远别墅里。

陆漫漫看着文赧发的短信，讽刺地笑了一下，将手机扔到一边。

文赧大概是气坏了。其实他并不笨，但终究是太过自负了。

从小的优越生活让他一直自命清高，而她就是因为太了解这个男人的种种，才会这么顺利地算计他。

但事实上，她对付的不只是文赧，而是文家整个大家族。

在北夏国的政治舞台上一直举足轻重的文家，单凭她和莫修远的力量，似乎根本不足以对抗。

陆漫漫心口压抑得慌，一冷静下来就会想莫修远，想他今天的模样，一幕幕在她脑海里忽明忽暗。

如果劫狱不成功，会不会从此真的阴阳相隔？抑或共赴黄泉？

她抓了抓头发，开始为自己接下来要面对的一切彷徨不安。

窗外突然轰的一声，一道烟花在眼前绽放。

陆漫漫蹙眉，掀开被子走向外阳台。

天空中五彩斑斓，美得晃眼。

她低头，看见王忠站在后花园。有那么一瞬间，她以为是莫修远在给她惊喜。

他总是会给她惊喜。

王忠抬头看着她，说道：“莫太太，这是莫先生之前就准备好的，我想应该是准备过年的时候和您一起放。”

陆漫漫哑然一笑。她能够想象到，当初莫修远准备这些烟火的时候，是想给她一个怎样浪漫的夜晚……

她道：“谢谢你王管家，很美。”

王忠对她恭敬地笑着。

夜晚的寒风其实是有些冷的，陆漫漫就这么坐在外阳台上，看着天空中的烟火……

整整放了半个多小时，天空才恢复平静，烟花短暂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。

她回到房间时，身体已经冻得冰凉。

陆漫漫走进浴室，脱掉衣服躺进浴缸，热热的水温以及按摩式的设计，能令她感受到一份享受的温暖，却无法让她真正放松。

她一直想着莫修远，想着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。

还说什么每个生日都想和她一起过？她看着头顶的天花板，这个男人是准备死了也要和她纠缠不休吗？

她无奈一笑，却在下一秒突然一个激灵，一下从浴缸里坐了起来。

莫修远是不是说了，让她问叶恒他的生日？

平白无故的，为什么要问他的生日，是不是隐藏着什么信息？

她突然变得有些激动，直接从浴缸里起来，抓上一件浴袍穿上走出去，拿起手机开始拨打电话。

那边很快接通，陆漫漫还未开口，叶恒就直接说道：“我已经在安排了，具体劫狱时间我明天一早过去和你商量。”